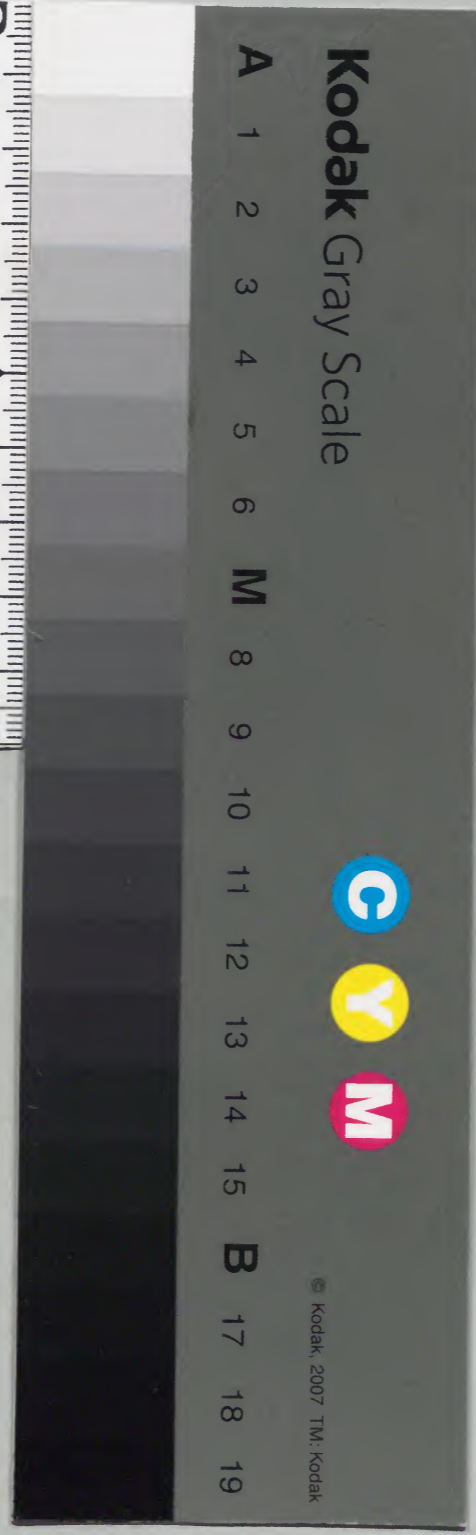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95
冊數	2 (1)
函號	299 170

299-17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刻孫子序

新都程涓巨源著

藏書文庫

夫兵難言也古者大司馬
職之動之以仁義行之以
禮讓司馬法犁然具矣自



S89-150

周之衰制隳泐蕩天下日
尋于干戈而譚兵者遞出
孫子其雄乎孫子所著十
三篇武帝為註班固志藝
文乃言孫吳兵法八十二

篇豈其有脫簡耶司馬遷
稱十三篇已兩言之矣自
如杜牧言武書數十萬言
魏武削繁剩而筆精粹僅
取足其大畧爾註孫子者

自李筌陳臯唐孟賈林杜
佑紀燮王皙而下凡十餘
家而歐陽脩歿推梅聖俞
為之冠然聖俞眇然儒者
也譚何容易乎自戰國以
後世之稱師旅者至孫子
莫敢抵齒猶之稱天語聖
而莫敢抵齒于孟子輿者
也精者入無間操無形神
化而不可究談則蒙莊要

授簡輶槩之流能習而不
能用是孫子之所以為雄
也乃論者以左氏無孫子
巨論其書并其人而疑之
藉令其人與書信然區二

在吳時馭能斬一二婦人
破楚威齊晉與有力耳非
必其專閭特將如一匡尊
攘功者也且也雄于言兵
往二舍正而鑿竒背義而

依詐知術相尚氣驅力奪
而以此毒天下後世哉夫
兵陰道也而陽用之且也
跡屯之變輓角而趨狡即
千慮一失之虞何得不竭
神思殫智術以圖萬全哉
余讀孫子誠善其辭多先
秦剽勁之氣在則人亡則
書古今人表之數左氏不
必盡有也譚兵者祖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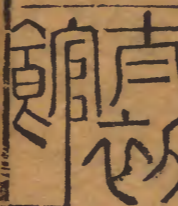
而過疑之且禍晉之亦大
舛矣黃生治徵讀四種書
酷愛孫子得善本刻焉曰
而謂余十三篇文辭雅馴
而旨深遠閱廓使人讀之
如親被鎧甲援枹鼓而即
戎行一時籌畫所運批擣
犄角無不各當敵在吾目
中矣余擊節壯生之志曰
為序而行之乃若習老生

陳言以俎豆先軍旅則有
古司馬之抑讓在更願為
生誦之

萬曆己丑仲夏朔旦

書孫子集註後

昔聖王御天下匪獨文德茂也
蓋亦有威武之備焉生殖長育
震曜殺戮相參而為用故曰天
生五材何能去兵然其講之也
以禮其用之也以仁蓋僅以輔



文德之不逮而存亡繼絕禁亂
除暴不得已之意可諒焉晚近
滅弱吞小聖王制兵用武之意
荒而雄桀之士因勢附時作為
權謀變詐顛覆傾危之風熾吳
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
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
而孫武之十三篇為寂不知上
勢利而賢詐謀可施於暴嫚昏
亂之國而不可施於仁人故曰
以桀詐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
猶水投石旨哉言乎自今觀之

後序
聖王寓兵於農農隙講武比季
簡車卒三季簡徒群牧五載大
簡車徒必以三綱為軍政之本
如格苗而舞干羽伐崇而脩德
教征徐而塞王猶又以文事為
武備之經何至悻悻以善兵自
名囂囂然筆之書曰如此可以
兵人如孫武子者流哉且兵高
於九天深於九地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書固糟粕何以傳信按
國史孫武子始入吳命以宮嬪
簡士卒演陣灋戮一隊長而紀

律明行伍整厥後吳入郢越行
成者皆武子之功率也以其餘
立言而十三篇出焉鄭氏謂其
辭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不
惟武人根本文士亦當盡心余
嘗取而讀之利害之相權竒正
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濶蓋以百
數誠深於兵者宜乎後世喜譚
而樂道之爲之註釋不啻數十
家雖僞如杜梅亦不廢也夫兵
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
而多爲之地昔人已譏其不知

用智之方且以智教人或啓天下好戰之心而為奸宄之囊橐况我明熙洽四海晏如蠻夷賓服奚事於此但天地之德有雨露亦有雷霆聖王之道有仁義禮樂亦有威武雖其講之有本末行之有順逆而克詰以戒不虞張皇以鼓神氣則如十三篇者亦兵資也胡可少哉故謹依原註少加校正梓之以嘉惠文武多士若曰用之以心而能合變矢其文德以張神武則當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也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堯臣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皙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之死生此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筭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筭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皙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已勝負之情狀也○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皙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其然後議舉兵。兵舉必湏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操則一軍一心。樂為其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曹操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眾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為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口而覆背。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偉註。一作杜牧曰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化服士民。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為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訛偽。非以權教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

下同進趨共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
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
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
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骨髓也
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
賈林曰將能以道為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
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
仇讐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呂失道者必
亡○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
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
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
矣○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
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皙曰道謂
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
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坊曰悅以犯難民忘
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
上卒感恩死生存亡與
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
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李筌曰應天順人
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
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至咸其味石氏唐蒙
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奧察其指
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
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
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
月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
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
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靈
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
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
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明年豐人安君尚
暴靈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
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
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
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

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
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退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
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
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况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
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為禍福各隨時而
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
身耳目為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
豈不然欤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
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言夫刑
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為絕紀向山坂陳者為廢
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
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今可目睹者國家自元
和已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冠昭義軍加以數
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
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
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
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
復以徃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
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
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

問尉繚子曰昔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
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
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
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洹水其顛山風雨
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駭乘惶懼致死於公曰夫用
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蓋人事則三
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
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
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
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
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
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
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著率衆先涉武王從之
遂滅紂宋高祖圖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咸
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
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
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
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
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
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

系集注 卷之二 五

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顧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為一班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叙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為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叙之也○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賈林曰讀時制為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梅克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兼愛民也○王哲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持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

太公之兵法而乃為比上老人所得以授子良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三時不作弗為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蓋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為北益左為北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變之陰陽也今觀尉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為篇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為禱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張預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少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眾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此五者為將之德故師有丈夫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蓋智者能執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歎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

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梅堯臣曰智信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能果斷嚴能立威○王皙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狗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眾心也五者相須關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附眾撫士非勇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服眾齊眾全此五才將之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為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操曰部曲旂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闢各有道徑

也主者管庫廩餼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苟御曰械用有數夫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哲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屬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張預曰已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則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

筭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哲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曹操曰道德智能○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德之將范增薛彭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德也必先考校兩國之君誰知誰否也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儒而不能強諫是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之心也○王哲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撫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

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操李筌並曰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皙同杜牧註○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規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牧曰縣法設禁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杜佑曰發號出令校孰下不敢犯○梅堯臣曰齊衆以法衆以令○王皙曰孰能法明令使人聽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千攘斬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為如此

兵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為強卒衆車多為強○梅堯臣曰內和外附○王皙曰強弱足以相刑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為然

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明開合知進退閑馳逐便弓矢習擊刺也○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上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皙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今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

戮而無威。○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皙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賈林曰：以上七事量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

之

曹操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苛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之，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晬曰：孫武以書于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闔閭，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

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自為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孟氏曰：將禪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梅堯臣曰：武以十二篇干吳王，闔閭政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皙曰：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張預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計必敗，我當去也。○勝我當留，行不聽吾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曹操曰：常法之外也。○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勢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已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為勢

於外以助成勝○王皙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
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
若已聽後則我當復為兵勢以佐取其事於外蓋
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利勢須因敵而為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操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筌曰謀因事
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
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
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
行權以制之○王皙曰勢者乘其變者也○張預
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勝敵耳故
不能先言也自此
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譎詐為道○李筌曰兵不厭
詐○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
敵○王皙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
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
曳柴揚塵乘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
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
用譎道而
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
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
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婁敬
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
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
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
妄沮吾衆械婁敬于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
祖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
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
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鷙鳥將擊必藏其形
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杜佑曰言已實

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若孫臏
戒竈而制龐涓○王皙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
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誘
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
高祖圍于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如李牧按
兵于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
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
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
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
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
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
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少
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素紹相持官
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
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
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
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備

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
應之公乃引軍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
戰使張遼開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賈林曰去就在我敵
示以遠形而近襲敵故也○何由知○杜佑曰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
近也詭耀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
安邑○梅克臣曰使其不能曠○王皙同上註○
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
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於虞是也○
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矩越
為左右向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八分
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
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
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人
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
至牧多為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
也○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

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
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
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
小而輕請無扞來樵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獲楚三
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後徒於山中楚人設伏
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人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秃髮得檀
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
既無行列俾擅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
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
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
善經也○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
○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皙曰亂謂無
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偽紛亂誘而取之若
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罪人或
奔以止越人爭之為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
者非也春秋之法凡書取
者言易也魯師取邾是也

實而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焉
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
留備兵守荊州蒙陰知其智遂詐之以疾羽乃散
去備兵逐為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杜
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為備此言居常無
事鄰封接壤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實罰明信
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為備也○陳
皞曰敵若不動完實我當謹備亦自實以備敵也
○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王皙曰彼實而
以擊吾之不備也○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
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張預曰經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
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為不可勝之計以待
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
止

強而避之

曹操曰避其所長也○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隋
隋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
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
王非敵也不從隋師敗績隋侯逸攻強之敗也○
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
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
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牒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
直上且當避之○西汨蔡州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
舟直上循以為不可乃汨於蔡洲竟以敗滅○賈
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杜佑曰彼府庫充實
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皙曰敵兵精
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曰經曰魚邀正正
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
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
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操曰待其衰懈也○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
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大牢具楚

楚使驚曰是亞父使也○王使邪此怒撓之者
也○杜牧曰大將到矣若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
意志氣撓亂不願本謀也○孟氏曰敵入盛怒當
屈撓之○梅堯臣曰彼偏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激
輕戰○王皙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
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以撓之○張
彼性剛忽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
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
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李筌曰幣重而言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
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
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
禮實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
於聽斬之而拜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
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求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
頭曼時千里馬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
國之寶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

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
 頃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
 頃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
 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頃曰地者國之
 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頃曰地者國
 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輕冒頃不為之備冒
 頃擊滅之冒頃逐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
 陳皞曰所欲必無所顧怯子女以惑其心王帛以
 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社佑曰彼其舉國與
 師怒而欲進則常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要
 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
 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
 驕其心○王皙曰示以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
 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
 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
 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為越
 所滅楚伐庸七遇皆比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乃為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操曰以利勞之○李筌曰
 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
 伍子胥子胥曰可為三師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
 盡衆而出彼出我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
 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矣
 ○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為三
 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肄以
 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
 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矣終入郢後
 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
 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
 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
 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援河南
 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
 不安業我未勞而被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
 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
 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皙
 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

孫子兵法卷之八
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
以迭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
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弊若晉楚
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於三部晉各
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
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操曰以間離之○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
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
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
為秦所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
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
言於漢王曰今項王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
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
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率兵而攻之滅項必
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
果疑距父不急擊下樊陽漢王遣去○陳皞曰彼
援爵祿此必拍之彼盜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
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此間之說由余所

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杜佑曰以利誘之使
九間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
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
長平之敗○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曰敵相親
當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
交援使相離或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
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
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
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
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操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李筌曰擊其懈怠襲
其空虛○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孟氏曰擊
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備也故曰兵者
無形為妙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
○梅堯臣王哲二註同上○何氏曰攻其無備者
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
無備率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
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

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
 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
 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
 水泛漲三峽踞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
 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
 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繼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
 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
 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
 姜維守劔閣鍾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後陰平由
 邪徑出劔閣西入城都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軍
 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
 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陰平空
 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繫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
 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
 懿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
 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
 為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

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
 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問曰賊今據吾三
 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
 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
 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
 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
 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可及周文曰歡前再
 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
 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關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
 中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須造橋未幾征渡比五日
 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
 質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陳未及成列周文擊
 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臨洛州聞泰沒燒
 輜重棄城而走○張頊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
 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
 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
 不以為慮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
 百餘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曹操曰傳猶洩也故料敵在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也故料敵在無常察機在目也○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秘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為不可先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皙曰夫校計行兵是謂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榮須臨敵制百不勝榮須臨敵制百不

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於無筭乎吾以此

觀之勝負見矣

曹操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康弱

味皆物情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為未戰而廟筭勝太一遁甲置筭之法因一十筭已上為多筭六十筭已下為少筭客多筭臨少筭主人敗客少筭臨多筭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筭者計筭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筭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筭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筭矣○王皙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筭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筭筭筭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集註

八卷之一

十一

孫子集註卷之二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作戰篇

曹操曰欲戰必先筭其費務因糧於敵也○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王皙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張頴曰計筭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操曰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車駕四馬率三萬軍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廐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兵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疋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為率則百萬可知也○杜

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轎車重車也
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
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
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眾皆可知也○梅堯臣曰馳
費用支計則百萬之眾皆可知也○梅堯臣曰馳
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
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牽二車各
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皙曰曹公曰輕車也
駕駟馬凡千乘皆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
為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皆謂革車
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
甲十萬步卒數也皆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
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曰十萬舉成
數也○張預曰馳車即攻車也革車即守車也按
晉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
二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
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與
師十萬則角車二千整重各半與此同矣

千里饋糧

曹操曰越境千里
李筌曰道理縣遠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
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曹操曰謂賈猶在外○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
帑藏竭於內牽千金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
則二十人奉一人也○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
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牽
其微細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外也○賈
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眾故李太尉曰三
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
糧千里日費如此神久之戒也○王皙曰內謂國
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
士也膠漆車甲卒細與大也○何氏曰老師費財
智者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供
餉則內外搔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

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
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
萬之師千金言重
費也購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剄銳攻城則力屈

曹操曰鈍弊也屈盡也○杜牧曰勝久謂淹久而
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
氣剄剄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賈林曰戰雖
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剄銳士傷馬疲則
屈○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
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皙曰屈窮也求
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張預曰及
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
城力必困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
相供○梅堯臣曰師久暴于外則輸餉不給○張

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
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
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
者不能善其後矣

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
殫於內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
好征力屈屬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
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玄感李密乘
其弊而起縱蘓威高颺豈能為之謀也○杜牧曰
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
法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為謀畫也○賈林曰
人離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杜
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梅堯
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
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皙曰以其弊甚必
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

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隣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吳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

故聞兵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操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為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為巧矣○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陳皞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日○杜佑註同孟氏○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王哲曰哲謂久則師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符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後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過賊必有由也長聞而謂頌德曰登用兵登不識虛實今

輒兵直進徑據吾東必為曜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苟曜鑒子謀之未就都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蓋屋尉魏思恭為謀主開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繫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率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到斯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是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已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賈人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以害最甚也○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王皙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建也○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久擒敵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後不再籍糧不三載

曹操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入勞怨生也秦發閔中之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出慶遠近饋之軍人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後謂發兵起後籍乃伍籍也此參為伍曰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後也○陳皞曰籍借不再借民而後也糧者往則載馬歸而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梅堯臣同陳皞註○王皙同曹操註○張預曰後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後於國也○張預曰此言兵不可久暴也則近之是不三載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李筌曰兵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杜佑曰兵甲器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于國軍之糧餉因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後數起而賦歛重○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移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曰貧○孟氏曰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張預曰以七十里家之力供餉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

得不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李筌曰夫近軍必有饋易百姓狗財殫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歛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家國虛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後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王哲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為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皆謂將出界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後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遠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操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戎馬四足牛十六頭立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皞曰丘聚也聚歛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王皙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同以民為本民以食

為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竭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而其一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立牛大車

十去其六

一本作十去其七○曹操曰丘牛謂丘邑之○大車乃長轂車也○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後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皙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立牛古所謂四馬立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為本故先言車馬疲敝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立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也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立牛大車者即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古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苳秆一石

當吾二十石

曹操曰六斛四斗為鍾苳豆稍也秆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苳音忌豆也七十斤為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杜牧曰六石為一石一石一石一百二十斤苳豆稍也秆禾藁也或言苳秆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彈糧起於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理蓋漏關也黃腫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費二十鍾○孟氏曰十斛為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已之費也○曹公曰苳為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梅堯臣註同曹操○王皙曰曹公曰苳是楷也科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

乃得一哲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苳今作其秆故書為羊當牛秆○張預曰六石四斗為鍾一百二十斤為石苳且稍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操曰威怒以致敵○李筌曰怒者軍威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即墨使燕人削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王皙曰兵主威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即墨齊之降者盡削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礼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

為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
 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独有因夜
 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
 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
 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
 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
 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
 州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
 乃後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
 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
 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歲之財而恡於賞功
 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
 ○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
 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操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李空曰
 利者益軍實也○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
 財也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
 為戰後漢荊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

等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無
 上卒驕富莫有闔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
 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恣聽射獵
 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使人潛焚其營
 珍積皆盡獵者乘還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
 足富數世諸卿但求併力耳併亡少何足介意
 衆聞咸憤踴頭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
 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孟氏
 同杜牧註○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
 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酌勳賞勞之
 誘也○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
 吾人以貨○王皙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
 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為
 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
 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
 庫以賞士卒國家所欲惟士疆耳於是將吏死戰
 所至皆下
 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孫子兵法卷之三
曹操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
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
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為隊僕
射一人十車為官卒長一人車滿十乘將吏二人
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思下及也或曰言
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
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
進勵士也○李筌曰重賞而勸近也○杜牧曰夫
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徧賞
之則力不足與其所得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
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
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率其緝目也○賈林曰勸
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徧賞則難周故獎一
而勸百也○王皙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張
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
獲敵車十乘以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
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
以勸餘衆占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
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
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操曰與吾同也○李筌曰惡色與吾同○賈林
曰令不識也○張預曰交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曹操曰不獨任也○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
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杜牧曰士卒自獲
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梅堯臣曰車許
雜乘旗無因故○王皙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
用之也○張預曰已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
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
恩信撫養之俾為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操曰益已之強○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
於南陽虜衆救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

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
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漠益振則其義
也○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已之強○梅
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為我用也
○王皙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
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何氏曰因敵以
勝敵何往不強○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
既為我用則是增已之強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
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操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燃也○孟
氏曰貴速勝疾還也○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
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何氏曰孫子首尾言
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張
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
歸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曹操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
威欲却敵人命所擊國家安危在於此矣○杜牧
曰民之性命固之安危皆由於將也○梅堯臣曰
此言任將之重○王皙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
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居任屬可
不精乎○何氏曰民之性命固之治亂皆主於將
將之才難古今所患也○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
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集註卷之三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謀攻篇

曹操曰欲攻敵必先謀○李筌曰合陳

孫曰廟堂之上計筭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

貴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王哲

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鏖於伐

兵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定戰具已集然

後可以智謀

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曹操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

國未服為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李筌

曰不費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

為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

奉咫尺之書燕徒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

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為上○杜佑曰敵國來服為

孫子集註

孫子集言卷之三
上以擊破為次。○王哲曰：希韓信舉燕是也。○何氏曰：以方畧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為上，不得已而至於國之謂也。夫吊民伐罪，全勝為上，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曹操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五千五百人為軍。○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

曹操曰：五百人為旅。

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曹操曰：一校以上至一百人也。○李筌曰：百人已上為卒。○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

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曹操曰：百人以下至五人。○李筌曰：百人已下為伍。○杜佑曰：百人為伍。○梅堯臣曰：謀之人皆全得之。○王哲曰：國軍卒伍不問大小，全之則威德為優，破之則威德為劣。○何氏曰：自軍至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畧取之為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為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戰，自屈勝善也。○李筌曰：以計勝敵也。○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服，斯為上也。詭詐為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杜佑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張預曰：戰而不能勝，必多殺傷，故云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孫子集言

卷之三

三

曹操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杜牧曰以計勝敵○
陳皞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
下燕城也○孟氏曰重廟勝也○王皙曰兵貴伐
謀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
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
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尊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
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
挑戰以激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
人兵善之善者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
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為
大善若吳王黃地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
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李筌曰伐其始謀
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謂恂詞禮
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則降
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
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
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勝所謂上兵伐

身語竹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公欲攻齊使
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不之齊公
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為酌范
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奏成周之
樂乎吾為舞之太師曰願臣不習范昭起出景公
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
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
不佞也太師曰天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
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為也范
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
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
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
將趙盾禦之上軍佐史駢謂士會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
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
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
師也趙盾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亦有寵而弱不在
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壻也上軍若使輕者肆
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裴
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
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

曰秦獲穿也獲一御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
 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是敵將謀伐我我
 先伐其謀故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之對是我將
 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之對是我將
 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謀謀我伐其未形之謀
 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也○孟氏
 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杜佑曰敵方設謀欲卒
 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
 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梅堯臣曰以智勝
 ○王皙曰以智謀屈人最為上○何氏曰敵始謀
 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之謀之趣向因而加
 兵攻其彼心之發也○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
 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
 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秘策取勝于
 不戰兵
 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操曰交將合也○李峯曰伐其始交也蘇秦約
 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小東也○

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頓
 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燕布
 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謖以
 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隔
 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陳皞曰或云
 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
 宋攜離曹衛也○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
 梅堯臣曰以威勝○王皙曰謂木能全屈敵謀常
 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
 事小敵脆也○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
 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
 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隣既為我援敵不得孤弱
 也○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
 奪人之心謂兩軍將交戰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
 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
 人也言欲率兵伐敵先結隣國為犄角之勢則我
 疆而
 敵弱

其次伐兵

孫子集註

卷之三

曹操曰兵形已成也。○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梅堯臣曰以戰勝。○王曾曰戰者危事。○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

其下攻城

曹操曰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為下攻也。○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疑舉觀轅門百姓怡悅攻之上也。若頃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以此攻之為下也。○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從為最下。○王曾曰上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器械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闌又三月而後已

曹操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輜輜者輜林也。輜林其下四輪之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距闌者踴上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輜輜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器數十人。填隍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木棚之類也。距闌者上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四輪車排大木為之上。象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上填塹。木石所不能傷。今俗所謂木驢是也。距闌者積上為之。即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闌。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因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漢書志曰兵之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閉以立功。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撞車剋鈞車飛梯蝦蟆木解合車孤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

豚魚車○陳皞曰杜稱櫓為彭排非也若蓋言侯器械
 即當此用櫓字曹云大櫓庶或近之蓋言侯器械
 全具頃三月距闡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
 而生怨連必多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
 附之災也○杜佑曰輶輜上汾下温距闡者踊上
 積高而前以附于城也積土為山曰堙以拒敵城
 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
 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
 也治攻其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器械閑攻守
 也林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閑攻守
 之總名黃梯之屬也謂櫓為大楯非也兵之具甚
 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輶
 林上革屋以蔽矢石者欵○張預曰修櫓大楯也
 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注云巢車車上為櫓
 又晉師圍偃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象之以甲以為
 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注云櫓大楯也以此
 觀之修櫓為大楯明矣輶輜四輪車其下可覆數
 上人運上以實陞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二月者紂
 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急攻之故權言以
 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闡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尚

不能下則又積上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雲
 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上山曰堙堙子反乘堙
 而闚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
 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上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

此攻之災也

曹操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
 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李筌曰將怒而不待攻
 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為木石所
 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杜
 牧曰此言為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率
 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
 封浚便與之大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
 番代墜而復昇莫有退者屍與城平復殺其高
 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
 見疾病甚衆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
 此較之尚恐不啻○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
 內離城乃自拔○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暇將

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後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趣不拔還為已害故韓非曰夫一戰不勝則過暨矣○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為敵人所殺三中之速不俟六月之久而急攻之則其害如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原者晉將郭淮圍魏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勾安李詔守魏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山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慎道走安寺遂降○梅堯臣曰戰則傷人○王皙曰若李左

法曰上謀不關其旨見矣○張預曰前將之為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不可戰而服之若曰德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可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鄴侯臧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厲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後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存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城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洛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看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

友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魯不血刃也○孟氏曰
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
主之類○梅堯臣曰攻則傷財○王哲曰若唐太
宗降薛仁果是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
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
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
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暇宋是也茲皆
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操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李筌曰以術毀
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類伐陳之策類曰
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
掩襲彼穽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
彼農事疲矣又南方地甲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
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為之行
其謀陳始病也○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
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曰
不久之○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
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孺為父母○杜

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梅堯
臣曰久則生變○王哲同梅堯臣註○何氏曰善
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援令其自毀非
勞久守而取之也○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
師不久暴而敵國滅
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

也
曹操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
頓兵血刃也○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
不頓收利也○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
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
完○張預曰不戰則上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
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
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
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曹操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兵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也此不可以訓也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梅堯臣曰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梅堯臣曰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前對一可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

五則攻之

曹操曰以五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兵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也此不可以訓也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梅堯臣曰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梅堯臣曰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前對一可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

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
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西，魚五倍之衆，則不能為此計。曹公謂三術為正，一術為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為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也。○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已中復須分，喊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必救使敵一分之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所以於其他哉。○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未盡，其說也。○杜佑曰：已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彼一我二，不足為變，故疑兵，分離其軍。

敵則能戰之

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王皙曰：謂分者，分為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何氏曰：兵倍於敵，則分半為奇，我衆彼寡，是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為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擊，不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為正，一術為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為奇聚，則為正，而處非曹公也。何誤也。
曹操曰：已與敵人衆，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已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陳皞曰：料已與敵人衆寡，相爭先為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梅堯臣曰：勢力均，則

戰○王哲曰謂能者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
設詐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何氏曰
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張預曰彼我
相敵則以正為奇以奇為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
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
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操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李筌曰量力不如
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奇擊之齊將
田單守即墨燒牛尾即殺騎劫則其義也○杜牧
曰兵不敵且避其鋒尚俟隙便奮決水勝言能者
謂能忍忿受耻敵人求桃不出也似曹答記水
之戰也○陳皞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
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為後圖非謂忍忿受耻太宗
辱宋老生以虜其眾豈是兵力不爭也○賈林曰
彼眾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
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
知所備具其變詐全軍亦逃○杜佑曰高壁壘勿
與戰也彼之眾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逃守匿其

形○梅堯臣曰彼眾我寡去而勿戰○王哲曰
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於夫人
之官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強耳○何氏
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張預曰彼眾
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為將智勇寺而兵利
純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眾亦可以
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眾謝玄以八
千卒敗苻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

不若則能避之

曹操曰引兵避之也○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
援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教人守
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
杜佑曰引兵避之強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
待利而動○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王
哲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張預曰兵
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
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操曰小不能當大也○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
堅戰者必為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少卒五
千之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殺匈奴也○杜牧曰言
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為大者之所擒
也○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力其力敢
與大邦為讐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
秋傳曰既不避雖堅亦擒○王哲註同梅堯臣何
氏曰如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
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
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為翁侯匈奴誘之遂
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
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閔長史
安議即周霸寺建為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
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閔安曰不然
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
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
之是示後人無婦意也○張預曰小敵不度強弱
而堅戰必為大敵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
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

敵強寡固不
可以敵衆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操曰將周密謀不泄也○李筌曰輔猶助也將
才足則兵必強○杜牧曰才周也賈林曰國之強
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
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何氏曰
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
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操曰形見於外也○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
兵必弱○杜牧曰才不周也○梅堯臣曰得賢則
周備失士則隙缺○王哲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
備隙謂有所缺也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用事
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
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街士衆外
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
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強微缺則

孫子言

十三

孫子集言 卷之三
乘寡而入故其國弱太
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梅克臣曰患君之所不知○孟氏曰已下語是○
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

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操曰縻御也○李筌曰縻絆也○不知進退者軍
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騁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
是不知其進秦將符融揮軍少却而敗是不知其
退○杜牧曰猶駕御縻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居也
患於軍者為軍之患害也○夫授鉞函門推轂闔外
之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為屯田漢宣必令決
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
○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
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
中御○杜佑曰縻御也○縻為反君不知軍之形勢

而欲從中御也○梅克臣曰君不知進退之宜而
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

○王皙曰縻繫也○去此患則常託以不御之權故
必忠才兼備之臣為之將也○張預曰軍未可以
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
其軍也故曰進退由為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操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
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
所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為三軍帥不知其
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
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周亞
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
上首級為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杜佑曰
夫治國尚禮義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
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
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兵以詐也○陳
皞曰言不知三軍之事而進眾沮議左傳稱晉彘季
不從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為楚之所敗也

○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而不可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也○魏公不修慈愛而為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為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劬於楚是皆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魏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不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曹操曰不得其人意也○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蓋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陳皞曰將在軍權不專制其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杜佑曰不得其人

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其非人則卒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安成君○樞密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奏夫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為將則軍不治而士疑○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卿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穀不從為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一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坐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操曰引奪也○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引而使之處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趙王不從果有長平

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入，使勝我也。○孟氏曰：三軍之衆，其任惑其所為，則隣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全也。○太公曰：疑志不可應敵。○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皙曰：引諸侯勝已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蒙而至矣。○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虞其軍，自奪其勝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張預曰：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筭三門，遇奇五將，無閑格迫，憊主客之計者，必勝也。○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梅堯臣曰：知不可不戰之

○王皙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何氏曰：審已與敵。○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

李筌曰：量力也。○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荊，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皙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闔攻分戰是也。○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操曰：君臣同欲。○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陳皞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

孫子集言 卷之三
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
欲鮮濟也○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戰者勝故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梅堯臣
曰心齊一也○王皙曰上下一心若先穀則復以
取敗呂布遠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敵之所致○
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得予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張預曰百將一心
二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陳皞曰謂
先為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杜佑曰虞度
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梅堯臣
曰慎備非常○王皙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
○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鄂自鄂已來晉不矢備
而嘉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周木
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兩日夜口輯兵聚
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兩十里日夜口輯兵聚

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隙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
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為食我
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
征吳到積湖魏將滿龍師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
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預為
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
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
以三軍軍其前使舅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
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
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文楚子
重自陳伐莒圍渠丘集丘城惡眾潰奔莒楚入渠
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婦而俘莒人
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
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
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之
問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張預曰常為不可
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
敗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孫子集言 卷之三

曹操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李峯
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軍也○吳伐楚
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
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
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伏節
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
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
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制乎天下不制乎
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杜
佑曰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
故王曰將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梅堯臣曰自
闕以外將軍制之○王哲曰君御能將者不能成
疑忘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
効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
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况臨敵乘機間不容
髮安可遙制之乎○何氏曰古者遣將於人廟親
操餼特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
之故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匝夫之軍知柳軍中

唯闕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
少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
大人以故大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
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遠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
能將而責平獨虜者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必
何異焉○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
不可從中御也○故曰
闕外之事將軍裁之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操曰此
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李峯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曰以我
收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
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
戰百勝也○孟氏曰審知彼已強弱利害之勢雖百
戰實無危殆乎○梅堯臣曰彼已五者盡知之故



無敗○王哲曰始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張預曰知已知彼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已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已也

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

李筌曰白以已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符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冲江表備才不可輕之堅曰我以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杜牧曰恃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諫符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冲江表備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陳皞曰杜說恃強之兵無名而伐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已能克之者勝負各半○梅堯臣曰自知已者勝負半也○王哲曰但能計已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

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言能知已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殆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已用戰必殆○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王哲曰全昧於計也○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集註卷之四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形篇

曹操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之形○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疎密則勝疎則敗也○王皙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歲形內治伺其虛懈○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

曹操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李筌曰夫善
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
尚撞柵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在山川丘陵背孤向
虛從疑擊間善戰者犄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
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
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
攻也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自整軍事長
有恃敵之備閉跡歲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
廟堂慮其危難然後出而攻之○杜佑曰先咨之
備之故待敵之重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
理以候敵之重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
○王哲曰不可勝者修造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
耳○張預曰守之固在已攻之故在彼

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
歲跡是也此事在已故曰能為○張預曰敵形懈

則已能焉

能使敵之可勝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
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賈林曰敵有智謀深
為已備不能強今不已備○杜佑曰在已故練兵
士策與道合深為備者亦不可強勝之○梅堯臣
曰在已故能為在敵故無必○王哲曰在敵不在
我也○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
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操曰見成形也○陳皞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

而不可為

曹操曰敵有備故也○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
虛懈為我可勝之資○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

孫子算言 卷之四
可強為勝敗。杜佑曰：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為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梅克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為。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為之勝，在敵。無形也。○張預曰：已有預，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

曹操曰：藏形也。○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已則藏形為不可勝之備，以自守也。○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眾我寡，則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

曹操曰：敵攻已，乃可勝。○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撞柵雲梯上山地道，陳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閒，識辨五令，以節其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杜佑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杜佑曰：敵攻已，乃可勝也。○王皙曰：守者以則可攻。○梅堯臣曰：見其闕也。○張預曰：知彼有可於勝不足攻者，以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人，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闕也。後人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若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

白保而全勝也

曹操曰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囚天
 時之變者動於九天之上○李筌曰天一遁甲經
 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
 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為九天後二所臨宮為
 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
 二遁以九地為山川九天為天時也夫以天一太
 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
 然獨處能知三五橫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咎
 則其義也○杜牧曰守者緝聲滅跡幽比鬼神在
 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声烈疾若雷電
 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陳
 皞曰春三月寅功曹為九天之上申傳送為九地
 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為九天之上子神后為九地
 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為九天之上寅功曹為九地
 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為九天之上午勝先為九地
 之下也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在陵
 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
 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

驚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梅堯臣曰九地
 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
 也○王哲曰守者為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
 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七攻者為見可攻之
 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為之備
 也九者極言之耳○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
 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遠於天言其秘密
 遠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圖陳倉左將軍皇
 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
 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滅全不救
 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
 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勢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不可勝在我不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
 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勢也夫勢非九
 天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
 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
 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
 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
 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弊果自解去

孫子集言

卷之四

三

○張預曰：歲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秘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當見未萌。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徑曰：破趙會食，時諸將無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躡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玄非衆人之所見也。○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王哲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爭鋒也。○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必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陳皞曰：替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得之猶不曰善。○王哲曰：以謀屈人，則善矣。○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真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

聰耳。

曹操曰：易見聞也。○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為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為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王哲曰：衆人之所知，不為智力戰而勝人，不為善。○何氏曰：此言衆

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為異也昔烏獲率千鈞之鼎
為力離末百步觀織芥之物為明師曠聽蚊行境
步為聽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
形乃為知兵矣○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
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兔毛
至秋而勁細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曹操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
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梅克臣曰力
率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
故見於著則勝於艱見於微則勝於易○何氏曰
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
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張預曰交鋒接刃
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於未
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
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操曰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也李筌曰
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杜牧曰勝於未
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
勇功也○梅克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揚見微勝
易何勇何智○何氏曰惠銷未形人誰預智不戰
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張預
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
智不見舉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鬪之功
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貳也此筌以忒字為貳
也○陳皞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張預曰力戰而
求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末形察於未成則
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操曰察敵必可敗不差忒也○李筌曰置勝於
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

○杜牧曰措猶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致必勝之功不差忒也○賈林曰讀措為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也○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何氏曰善料也○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指六以能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為不可勝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陳皞註同李筌○杜佑註同杜牧○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王皙曰常為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何氏曰自時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為勝所○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斃是不失敵之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掾曰有謀與無慮也○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必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歐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交及臨機對敵方始蹙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藉向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啼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

戰勝可得乎○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必也○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可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卒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克國常先計而後戰亦足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曹操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為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汚井竈所過山川戒社稷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為不可勝之政伺敵有隙則攻能勝之○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也法度如此則當為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

自保在我而已○王哲曰法者下之五事也○張預曰修治為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眾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為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
王哲曰大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
虛實○王哲曰斛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筭數也以數推之則眾寡可知虛實可見
○王哲曰百千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眾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
長短○王哲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操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曰教士猶布碁於盤若魚畫路碁安用之

地生度

曹操曰因地形勢而度之○李筌曰既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主哲曰地人所履也○卒兵攻戰先本於地由地故牛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知軍先計敵國之險易踞道迂直兵甲孰多勇與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王哲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小大也○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量生數

曹操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李筌曰量敵遠近強弱○備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王哲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為機數○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

數生稱

孫子兵法

卷之四

九

曹操曰稱量敵孰愈也。○李筌曰分數已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
知輕重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
之舉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何
氏同杜牧註

稱生勝

曹操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李筌曰稱知
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
敵敗分明見也。○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
王哲曰重勝輕也。陳皞杜佑李筌同杜牧上五事
註。○何氏曰上五事朱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
引古法以孫勝敗之要也。○張預曰稱斤也。地
與人數相稱則疎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魚
過在於度數謂尺寸數謂什五變以量地數以
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
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地形而安是也。

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
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操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為鎰銖
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
曰力難制也。○王哲曰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
也。○張預曰二十兩為鎰二十四銖為兩此言有
制之兵對無制之
兵輕重不作也

勝者兵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操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高勢疾也。○李筌
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
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杜牧曰夫積水
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
水不湍湍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梅堯臣曰
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地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

跡此軍之形也。○工哲曰：千仞之鷲，至隋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給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鷲，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集註卷之四

孫子集註卷之五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勢篇

曹操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王哲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張預曰：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勝。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操曰：部曲為分，什伍為數。○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則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陳皞曰：若聚兵既衆，即須多為部伍，部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練，決斷遇敵，臨陣受以方畧，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孟氏

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
○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王哲
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
旅卒兩之屬○張預曰統眾既多必先分偏裨之
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
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為伍五人為
列二列為大五火為隊二隊為官二官為曲二曲
為部二部為校二校為裨二裨為軍遞相統屬各
加訓練雖治百萬
之眾如治寡也

鬪眾如鬪寡形名是也

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杜牧曰旌旗鐘鼓
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為形名聞眾如聞寡也夫形
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是曳白
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戰地分皆有陳形旗
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其將某陳自有名辨形
名已定志專勢孤人為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形
戰百萬之兵如戰一人夫此之是也○陳皞曰夫軍
士既眾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適不相知故設旌旗

節之伐以令之遠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
○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彩章指麾應速無有
後先○王哲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王
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
旌旗今用兵旌旗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
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聲而行
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待獨進此用眾之法
也

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操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李筌曰當敵
為正旁出為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
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
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
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
亦一奇也○杜牧曰解在下文○賈林曰當敵以正
○奇兵前解在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

系一真字

梅克臣曰動為奇靜為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
 王皙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
 而無敗也○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
 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交者奇
 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為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為正
 正亦為奇奇亦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
 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
 小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
 又盛兵臨晉而以本壘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
 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
 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
 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張預
 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
 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曰正兵實先奇
 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為奇此皆以正為奇
 公則曰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此皆以正為奇
 以奇為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
 奇為正使敵視以為奇則吾以正擊之
 使敵視以為奇則吾以正擊之
 混為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操曰以至實擊至虛○李荃曰礮實卵虛以實
 擊虛其勢易也○孟氏曰礮石也兵若訓練至整
 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然後以兵而
 加之實如礮石投卵也○梅堯臣曰礮石也音遐
 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王皙曰礮治鉄也○
 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張預曰下
 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
 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
 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
 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
 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為奇勝

曹操曰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李荃曰
 戰無其詐難以勝敵○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
 旁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梅堯臣
 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為
 趙將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

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
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
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而
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
趙兵分為二糧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
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眾備邊會虜寇
馬邑仁恭以眾寡不敵有惧色高祖曰今主上選
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
四千出為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
見虜候騎但馳騁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擒
角置陳選善射者為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
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持勒所乘駿馬
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為奇兵皆黑
衣玄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綽
金弒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
机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眾賊徒氣怩又五代
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
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戒人道去授坊州刺史
虜主道斃高祖出奇兵非陸進以間道先入沼北
圍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張預曰兩軍

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勇或擊
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
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
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李筌曰通流不絕○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
○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盈虧寒暑不停○杜佑
曰日月運行入而後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
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張預
曰日月運行入而後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
正相變紛紜渾
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听也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操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鼐也○杜牧曰自

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王哲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發於無窮之源○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輻云奇正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於環團圓不可窮端倪也○梅堯臣曰變動周旋之不極○王哲曰敵不能窮我也○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為變如循歷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張預曰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澆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鷲鳥之疾至於斃折者節也

曹操曰發起擊敵○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况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也○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斃折物也○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鷲之攫撮也必能到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鷲雖微節勁則折物○王皙曰鷲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鷲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張預曰鷹鷲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李靖曰鷲鳥擊擊甲飛欵翼皆言待之

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

曹操李筌曰險猶疾也○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彊弩○王皙曰險者折以致其疾也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其節短

曹操李筌曰短近也○杜牧曰言以近節也如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卒擊近也○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王皙曰鷲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孟氏同杜牧註○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勢如彊弩節如發機

曹操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節疾務速○杜牧曰彊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入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反為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陳皞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看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梅克臣曰彊音霍彊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遠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王哲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且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混混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操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卒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李筌曰紛紛而間示如可亂建旗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杜牧曰此言兼法也風后握奇又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音机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天下則焉其人之列面不相向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近歌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無乃旌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定將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而遊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為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孤矢之利以

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孤星聖人獨言孤矢
 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孤矢者非
 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
 夷虜騎士此乃孤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
 昔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
 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
 渡溫水虜樹机能以衆萬計過隆依八陳法且
 戰且前弓矢所入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
 平隋時突厥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誅將與虜戰每
 虞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昇鹿角為方陳騎
 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為步騎突厥聞
 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
 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待步制騎士若非有
 陳法知開闢首尾之道安能致勝也曲禮曰行前
 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為軍陳象天也孔疏曰此
 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以標前後左右之陳也
 敵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前後左右之陳也
 急繼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
 北斗杓第七星也牽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

即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有伐與
 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
 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步分孔疏
 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
 相差濫也下文復曰父之讐弗與其戴天兄弟之
 讐不返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
 之辱也此言讐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固不可不
 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
 志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隊間容隊可與敵對前
 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右行必魚貫
 立必厲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為
 後以後為前進無奔迸退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
 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
 起于五而終于八今瓊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
 橫入行布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
 之正正亦為奇之奇正用六數今蓋厓司竹園乃
 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蓋厓司竹園乃
 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
 也○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
 紛旌旗像纒纒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

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
 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亂者車騎齊
 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而轉行
 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
 有所應故王子曰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
 所以示敵之輕已者欲亂而不亂也○梅堯臣曰
 名已立離合聚散似亂而不亂○王皙曰曹公曰
 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敗○亂之貌也示敵若
 亂以亂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早騎
 亂之貌也示敵若亂以亂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
 轉而形圓者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
 測之貌也言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謂渾渾形
 氏曰此言開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
 馬素習此言開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
 以爲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
 行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
 開方九馬五將居之陳法四為閑地所謂勢終
 虛其中大將居之陳法四為閑地所謂勢終
 八也及乎變化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不

亂渾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散所謂分而成八復
 而為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
 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疆

曹操曰皆毀形匿情也○李筌曰恃治之整不
 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
 國為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為至萬代有
 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
 治也以其勇陵人為敵所敗秦王符堅鼓行伐晉勇
 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為晉軍是其怯也所謂
 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齊於黃
 池陵越於公稽是其疆也為越所敗城門不守兵
 圍王宮殺夫差而其疆也為越所敗城門不守兵
 牧曰言欲偽為亂形以誘敵先須至於強也○杜
 為偽亂也欲偽為怯形以同敵先須至於勇然後
 能為偽怯也欲偽為弱形以同敵先須至於勇然後
 後能為偽弱也○賈林曰恃治則能偽為亂勇則能偽為
 怯弱生○梅堯臣曰治則能偽為亂勇則能偽為

孫子集註

怯彊則能偽為弱○王皙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為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入彼惑我誘之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人以紛亂必已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已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已之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人也

治亂數也

曹操曰以部曲分名數為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應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與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為治然後能為偽亂也○夫為偽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刀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為亂存之乎分數○王皙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偽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上文所謂治亂如治寡分數是也

勇怯勢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夫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曰言以勇為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為實怯也○陳皞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入見我欲進不進即以我為怯也○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氏註同陳皞○梅堯臣曰以勇為怯示之以不取○王皙曰勇怯者勢之變○張預曰實勇而偽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曰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滅其竈洎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彊弱形也

曹操曰形勢所宜○杜牧曰以彊為弱須示其形○陳皞曰楚王毀

中軍以張隨人用為後圖此類也○梅克臣曰以疆為弱形之以羸懦○王哲曰疆弱者形之變○何氏曰形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張預曰實疆而偽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覲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中輩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使覲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操曰見羸形也○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強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踞陳之輿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滅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魯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為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沒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法三晉

輕之令入魏境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也入吾境上亡者大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曠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對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雁門為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今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為救兵雲集而道不然而彼眾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葶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強示之以強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梅克臣曰形亂弱而必從○王哲曰誘敵使必從○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栾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隋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皆此二義也

子之敵必取之

曹操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
虛孤特也○杜牧曰曹公與素紹相持官渡曹公
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
時曰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營荀
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
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
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王督曰破之斬文醜○梅
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王督曰餌敵使必取子
與同○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因徒
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操曰以利動敵也○李筌曰後漢大司馬節禹
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上覆
之以豆禹軍乏食竟趨之不為行列赤眉伏兵奄
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杜牧曰以利動敵敵
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梅堯臣
曰以上數事動誘動而從我則必精卒待之○

何氏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
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張魯
為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渭橋
擄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
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為角道
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
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奮
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
遣將姚弋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羊牛於野弋弼
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
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
鐵勒酋長也列河寺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
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
兵眾不少聞也列河寺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
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寺歸附必來邀擊
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
果未邀擊破也列河寺類上部眾皆沒謹伏兵發
賊遂大敗悉收得也列河之眾○張預曰形之既
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

之李靖以卒為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眾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勢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曹操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于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將萬人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技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

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及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慮若合符契也○賈林曰讀為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陳皞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為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用之○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已之形勢也○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常在擇人而任勢○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王皙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於又晉侯類能

而使之是也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

動方則正圓則行

曹操曰任自然勢也○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迴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梅克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二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向氏同梅克臣註○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惧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開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李筌曰崩通以為坂上走丸言其易也○杜牧曰轉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過者在山不在石也

人有百戰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凱曰昔樂毅籍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着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鄴終成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梅克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王皙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過也○石轉於山而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張預曰險而不可制御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如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其也博

孫子集註卷之五終

孫子集註卷之六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虛實篇

曹操曰能虛實彼已也。○李筌曰善用
兵者以虛為實善破敵者以實為虛故
次其篇。○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
彼我之虛實也。○王皙曰凡自守以實
攻敵以虛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
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
奇正
先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操李筌並曰力有餘也。○賈林曰先處形勝之
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杜佑同賈林
註。○王皙同曹操註。○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
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乙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為主彼為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乙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造將帥突厥之眾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詔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便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勞○孟氏曰君敵已處便勢之地已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梅克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關與趙遣料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而秦人趨之秦兵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止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將閼與之閼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為囂所敗光武令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桐邑漢將馮異將

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矣新乘勝不可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縱鳴城解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諸朝侯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眾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利合戰大破之○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也○恐我勞

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代樹木揚言以填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軍具宜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政共者欲誘致邑耳今未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強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佚○王哲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何氏曰令敵自來○張預曰致敵乘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取弁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操曰誘之以利也○李筌曰以我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杜牧曰

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伴比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之來者誘之也利耳李牧伴比以致匈奴揚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操曰出其兩必趨攻其所必救○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耶卽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陳皞曰子胥疲楚師孫

晴走魏將之類也。○杜佑曰：致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箇當穴，萬鼠不能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梅光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王哲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曰：宜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孫曰：以事煩之。○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杜牧曰：高頰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梅光臣曰：掩之使不得休息。○王哲曰：巧致之也。○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

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張預曰：為多方以誤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張預曰：為戰地以待我，則是我彼佚也。我不可期，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即是變佚為勞也。

飽能饑之

曹操曰：絕糧道以飢之。○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杜牧曰：我為客敵為主，則如之何？答曰：絕糧道而飢之，如我為客敵為主，則如之何？答曰：飢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飢之，則是隋高頰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有畜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諱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穀，淮比廩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囚偽和。

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
 食盡其將王智畧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
 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陳皞曰餓敵之術在臨
 事應機○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王哲曰
 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飢乏耳曹公曰絕其糧道
 皆謂火積亦是也何氏曰如吳楚及周亞夫曰楚
 丘剽輕難與爭鋒頭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
 也亞夫會兵樊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
 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為高侯等絕吳兵
 後食道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
 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
 兵討莽為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
 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
 人南渡橫臨泚水阻兩山間為營絕後橋示無
 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
 郡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
 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潰遂斬阜
 賜唐輔公祐遣其偽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
 于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鬪使
 于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鬪使

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
 羸兵以攻賊壘使虛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
 而攻壘者敗走出○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為客
 之正通棄營而走○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為客
 彼為主為客則食不足為主則飽有餘若奪其畜
 積掠其田野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友飽彼反
 餓矣則足變客為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
 然後能餓敵矣或彼為客則絕其糧道廣武軍欲
 請奇兵以遮絕
 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操曰攻其所必愛出其兩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
 相救也○李筌曰出其兩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
 所不愛使不得救也○杜牧曰司馬宣王曰賊堅營
 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
 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
 不得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
 人懷內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
 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

陳皞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于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所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孟氏註同曹操○梅光臣曰魏其所以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筌註○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為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史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孫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以趨趨其所不意

曹操曰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操曰出空擊虛避其兩守擊其不意○李筌曰出敵無備徒孤擊虛何今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焉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牽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集其山川險阻

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信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津進也其不意衝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陳師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為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地○梅光臣曰出所不意○何氏曰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出所不意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處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龍淄去龍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鉗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勅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彘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間吾欲攻日夜為備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援臨淄即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如其策後漢末朱雋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雋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人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陳皞曰國策征上黨王宰知劉植恃天井之險不為匡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植失其險終隔其巢穴也○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王哲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之心不一爾○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淄來雋之討黃巾但其

一端

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况其所攻乎漢大尉周亞夫擊七國于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陲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走追破之○陳皞曰無慮敵不攻慮代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王哲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張預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操曰情不泄也○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賈林曰教令行人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

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觀無聲之可聞故故人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曹操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李筌曰進者讓空虛懈急退者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是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若兩欲班師于鄴俱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今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筌以速字為遠者也○杜牧曰疾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陳皞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救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收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

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來盡而進敵不知所禦逐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杜佑曰衝突其虛空也○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操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杜牧曰我為主敵為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為客敵為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梅堯臣曰攻其要害○王皙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誓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矣若取奔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泛舟潛濟遼水作長閘忽棄賊而向襄平

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
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
不得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
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懼而求戰破
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歎之宣王
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
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唐馬遂討田悅時軍
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
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茂問曰糧少而深入
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
今田悅與淄青兖三軍為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
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且來救是
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
為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
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
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營乃
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所傍洹
水徑赴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為陳又令百騎吹
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
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

兖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
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荆棘廣百步
以為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列以俟賊至
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
大敗悅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者二萬濞
青軍殆盡○張預曰我為客彼為主我兵強而食
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入雖有金城湯
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任攻其所
顧愛使之相救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孤偃
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
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賊
而走棄軍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
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操曰軍不欲煩也○李筌曰推墻自守也若入
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真人閉六戍之法以刀畫地
為營也○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易也孟我
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操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李
 奎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
 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安疑也○杜牧曰言
 敵未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感
 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
 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
 出卒遇大軍雲且鬪且却公軍追至圍雲入營史
 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
 屯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并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
 守城侯白可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
 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勅軍中悉臥擒息鼓不得輒
 出開四門掃地却灑宣王疑有伏兵遂引去趨北
 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宜
 王後知頗以為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
 布領眾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
 布遲疑不敢進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
 陳韓曰左傳楚令尹子元曰鄭有人焉乃累○賈林曰置
 市懸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累○賈林曰置

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營於形敵之地○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
 敵人不放來攻於我也○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
 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王哲曰
 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張頴曰我為工
 彼為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眾則利在不
 戰雖不為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
 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代鄭鄭懸門不發效楚
 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
 亮偃旗以數開門却灑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
 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梅堯臣曰他人有形
 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張頴曰吾之止使
 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形人者也以
 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
 敵形既見我乃合眾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
 以防備

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其所備者少專為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卒為十共擊一也○梅克臣曰離一為十我常以十分擊一分

則我眾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為一故眾敵分為十故寡○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為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為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眾敵不得不寡

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佑曰約猶少也我深壑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空虛或以強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後突後驚前晝日吳之以旌旗暮夜惑之○火燄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蓋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梅克臣曰以專擊分

則我兩敵少也○王哲曰多為之形使敵備已其實攻者則無形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眾分則寡上攻一者大約言耳○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夫勢聚則強兵散弱以眾強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眾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卒知所卒而不知吾所集○張預曰無形也勢故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克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為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操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王哲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

則併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則敵疑○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東何從故分離其眾所在輒為備遂致眾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眾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

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梅克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操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以備我也○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入知之微疑則謂眾離而備我也○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入知之我形不泄則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徹衛安處防備形藏者眾分多者寡故眾者必勝也寡者必敗也○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杜佑曰敵分散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己多者

由我專而眾故也○梅克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王皙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何氏同語註○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為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為兵分而廣備於人也所以眾者為勢專而使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操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計○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比土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淩驅吳楚之眾奔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詳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魏武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駿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

白帝乃開諸軍未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
 軍悉從外水取成都嚴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
 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以重兵
 備內水齡石城之陳皞曰程註止言知戰之地
 未叙我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
 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
 必定梁地復與將軍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為
 約○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
 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
 至不可不往以勞之○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
 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
 復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
 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
 寡則專備多則分則力散專則力全○梅堯臣
 曰着能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尅
 期而與戰○王哲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
 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及
 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
 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者是也○張預曰
 率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

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
 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
 師必於殺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
 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
 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
 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

乎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
 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趣利欲戰則左
 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况十數里之間也○
 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况
 遠乎○張預曰不知敵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
 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敵則倉遽而與
 之戰左右前後猶不能相援又况首尾相去之遙
 乎

孫子集言 卷之六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操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讐國也
○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
能知其勝敗乎○陳皞曰孫子為吳王闔閭論兵
吳與越讐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賈林曰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人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
亦何益也○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
亦當為我分而寡也○王皙曰此武相時料敵
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
○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隣國數相侵
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應也言越國之兵雖
日衆多但不知戰地戰
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為也

杜牧曰為勝在我故言可為之○孟氏曰若使敵
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梅堯臣同
杜牧註○何氏王皙同孟氏註○張預曰為勝在
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為今言勝可為也

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
為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
之地日故云可為也

敵雖衆可使無闕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
我鬪勝也○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
其形勢使不能併力也○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
已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鬪○梅堯臣曰苟
能寡何有鬪○王皙曰多益不救奚所恃而鬪○
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決可制太一道甲五將
之計以定閑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孟氏曰
策度敵情觀其施為則計數可知○賈林曰樽俎
帷幄之間以策籌之我待彼失之計皆先知也○
杜牧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為則計數可知○梅堯臣
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王皙曰策其敵

情以見得失之數○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
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
時王尋征崑陽有雲氣如棟山營營而墜去地數
丈而光武知其必勝風鳥貪豺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為
侯景知其必勝風鳥貪豺之類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
侯字者也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也魏武侯曰兩軍相
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
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今賊勇者將銳而擊交
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
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眾追比旗
旛雜亂不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
擊而勿疑○陳皞曰作為也為之利害使敵赴之
則知進退之理也○賈林曰善規候者必知其動
靜之理○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幸止則情理可
得故知動靜權變為其勝負也○梅堯臣曰彼動
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王哲曰候其理當動
否○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

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
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中朝婦人之綉
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
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
竈火藩幟形之以強後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
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
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
置之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慮我
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陳皞
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形有謀者所處之
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孟氏曰形相
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知也○梅堯臣曰彼生
口見所理其形則可知其死所○杜牧曰張預
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同杜牧註○張預
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強則彼必退因其
進退之際則知彼所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
二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

地謂便
刊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曹操曰角量也。○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精勇則
 虛實可知也。○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
 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
 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之不存不
 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
 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
 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切惑焉王曰孟
 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
 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命半解
 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
 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賊糧垂盡當示無
 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梅堯
 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王哲曰
 角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
 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
 張預曰有餘強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強弱

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強對敵弱常以吾
 弱對敵強為非角量安得知之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聞不能窺智者不

能謀

李筌曰形藏之妙入於無形間不可窺智不可謀
 是謂形也。○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
 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
 之虛實強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
 我也。○梅堯臣曰兵本有無形虛實不露是以無形
 此極致也。雖使間者以情偽智者以謀料可得乎
 之哉。○王哲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熟能窺而謀
 難窺測可謂知微。○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
 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有形可觀無迹可
 求則間者不能窺其
 隙智者無以用其計

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知

子集言

卷之六

十一

曹操曰因敵形而立勝。○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
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軍事尚密非衆人之
所知也。○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
非衆人所能得知也。○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
矣。○張預曰因敵之形。○何氏曰因敵置勝。○衆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
吾凶。○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操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李筌曰不復前謀
以取勝。○隨宜制交也。○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
能隨而應之。○以取勝。○杜佑曰死官也。○賈林曰
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
形有機。○王皙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兩勝之形
無窮也。○何氏曰已勝之分。○不再用也。○敵來斯應
不循前法。○故不窮。○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
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此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
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
曰順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而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梅堯臣曰順高下也。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李荃曰不因敵之勢吾何以制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必出。怒兵辱之強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杜牧曰因敵之虛也。○賈棟曰見敵感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梅堯臣曰隨虛實也。○王皙曰謂隄防疏導之也。○何氏曰因敵強弱而成功。○張預曰虛實強弱隨敵而取勝。

故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為勢。○張預曰敵有變動故魚常勢。

水無常形

梅堯臣曰因地為形。○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曹操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者神。○李荃曰能知此通謂之神兵也。○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深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者也。○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王皙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况精銳乎。○何氏曰行權應變

在智畧智畧不可測則神妙者也○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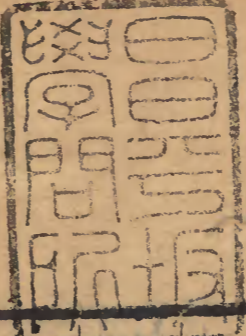
杜佑曰五行更王王替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王替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操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李筌曰五行皆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分夜四十分冬至之日晝四十分夜六十分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為朔八日為上弦十五日為望二十四日為下弦三十日為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况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梅堯臣曰



文化獎賞

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王替曰皆喻丘之變化非一道也○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吳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likely for additional text or commentary.

